

陔餘叢考卷三十一

陽湖 趙翼 耘菴

三年喪不計閏

令甲三年之喪以二十七月爲斷遇閏月不在此數蓋本古制白虎通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也朞者復其時也大功以下服月數故以閏月除南齊文惠太子傳母穆后薨後其年九月有閏小祥疑應計閏王儉議以爲三百六旬尚書明議文公納幣春秋致譏故先儒朞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所以吳商云舍閏以正朞允協情理詔從之按朞喪尚不計閏則三年之喪益可知也

父在爲母斬衰

古禮父在爲母服期禮記雜記下篇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註云父在爲母也喪服篇曰期者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喪服四制曰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漢以來皆遵此制唐高宗上元元年武后上表請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從之然猶僅齊衰也明太祖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其庶母皆齊衰杖期自後遂爲定制

婦爲舅姑三年喪

婦爲舅姑三年喪起于宋太宗時燕翼貽謀錄云禮經

女子出適以父母三年之喪折而爲二舅姑父母皆爲期喪太宗孝明皇后居昭憲太后之喪齊衰三年按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拙少卿薛允中等奏古禮及開元禮婦爲舅姑服期近代多爲重服請加裁定魏仁浦等議曰古禮有期年之說至後唐始定三年竊以三年之內几筵尚存夫居苦塊之中婦被綺羅之飾夫妻齊體哀樂不均乞令舅姑之喪婦從其夫齊衰三年詔從之遂爲定制據此則後唐已行之也

喪次助哭

世俗有喪者於弔客至則多遣媼婢助哭亦有竟使之代哭者南史王秀之遺令云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

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
可見六朝時已有此陋習

避煞

喪家避煞之說俞文豹吹劍錄引唐太常博士李才百
已載喪煞損害法如已日死者雄煞四十七日回煞十
三十四歲女雄煞出南方第三家煞白色男子或姓鄭
潘孫陳至二十日及二十九日兩次回喪家故世俗相
傳至期必避之據此則唐時已有此風洪容齋夷堅志
董成二郎死而既斂家人用俚俗法篩細灰於竈前欲
驗死者所趨已而見二鷺足跡在灰上皆疑董已墮入
畜類又侯甸西樵野記鄉人顧綱卒煞回適值夜中其

妻設香楮牲饌于靈几闔中障以彩緜合門者見之
獨留一媼守家媼見一物狀如猿而大如犬據案啖牲
見媼連毆之媼號呼家人趨救已失之矣又儲泳論男
女生煞云人以某日死則受某日之煞氣陰陽家所載
有雌煞有雄煞有出有不出其說似不可信然雌煞不
出則死者右足鉗而向左雄煞不出則左足鉗而向右
皆不出則左右足皆鉗而相向皆出則兩足皆不鉗而
向外云云歷按諸說則雄煞雌煞之說理或有之然泥
於習俗至傾家出避則惑矣善乎陳東山之論曰安有
執親之喪欲全身遠害而局靈柩于空室之內者又豈
有爲父母而肯害其子者乃獨臥苦塊中帖然無事此

可以破俗說也

墓祭

古無墓祭先儒備言之其最明切者晉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制冢槨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室廟寢祔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于墓明非神之所處也韓昌黎豐陵行亦云臣聞神道尚清靜三代舊制存諸書墓藏廟祭不可亂欲言非職知何如又程子謂生不野合死不墓祭唐順之亦云墓祭非古也按周禮小宗伯雖有成葬而墓祭之文乃葬日孝子先歸虞祭而使有司在墓一祭地神實

非祭先祖冢人所云凡祭墓爲尸擅弓所云有司設奠於墓左亦然其祭先祖于野者特曾子問望墓爲壇以時祭耳然亦以宗子出奔庶子不敢主祭于廟故然其弔喪而不及殯者則亦先之墓主人之待之也卽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此又因赴弔不及而然皆非常禮也史記武王上祭于畢馬融以畢爲文王墓地名其後武王周公亦皆葬此然司馬貞林有望以爲祭畢星而非祭墓又按竹書紀年紂六祀文王初禱于畢則文王已祭畢非墓祭可知也惟吳越春秋曰夏少康恐禹墓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余居於秦餘春秋祠禹墓於會稽似夏時已有墓祭然吳越春秋作於

後漢趙長君其文多撮取左氏國語史記附會成篇未
可信也蓋三代以上本無墓祭故辛有見被髮祭野者
而以爲異歐陽公謂五代禮壞寒食野祭而焚紙錢論
者引爲近代墓祭之始按寒食上塚本唐開元二十年
制詔令編入五禮永爲常式事見舊唐書則非起於五
代而其實并非起於唐憲宗元和元年詔常參官寒食拜墓在畿內者聽假日往還他州府奏取進止孟子
東郭墠間之祭雖屬設詞然其時必已有此俗史記孔
子沒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塚是春秋戰國時
已開其端秦起寢殿於墓側西漢渭北原廟月出衣冠
顏師古曰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月一遊之也蘇武自匈奴
還詔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元帝追念蕭望之每遣

使祭其塚此西漢時墓祭也光武令諸功臣王常馮異

吳漢等皆過家上塚又遣使者祭竇融父塚明帝遂有

上陵之制

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園陵如元會儀每正月上丁祀郊廟畢以次上陵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正大夫外國

侍子郡國計吏皆會陵八月飲酎禮亦如之

蔡邕見靈帝謁原陵乃曰吾聞古不墓

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

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此則上陵之創爲朝

制自東漢明帝始蓋自西漢時早有上塚之俗明帝遂

因以定制耳其他如樓護爲諫議大夫使郡國過齊上

畫求上先人塚鮑永椎牛上苟諫塚魏武祭橋元墓又

賜徐晃牛酒令上先人墓龐德公亦有上塚事兩漢以

來見子史書者不一而足蓋又因上陵之制士大夫倣

之皆立祠堂於墓所庶人之家不能立祠則祭於墓相
習成俗也孔子云死歸土謂之鬼周豐云墟墓之間未
施哀於民而民哀以生者之哀事死者之鬼亦情之自
然而不容已者也李濟翁資暇錄記唐時寒食出城拜
掃雖已卽吉者仍用喪服白衫麻鞋此蓋猶沿古時凶
祭之意

合葬

檀弓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武
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又曰周公
蓋祔然則合葬之制起于周公也按古人合葬不惟同
穴而且同郭蓋取相親之意記云親之也者親之也生

既同室死自不容相離故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而孔子獨善魯然所謂離之者亦非異其椁但一椁而爲二室耳合之則并無有隔於兩棺之間者而孔子之所善在此則合葬之當同椁也審矣後世古法漸亡同椁之制久已不講所謂合葬者但同穴耳然古制亦有不便於時俗者人之生死不齊時之貧富亦異故朱子謂古人椁大可容兩棺今人椁小不能容亦未嘗以異椁爲非也司馬溫公作程夫人墓誌云蜀人之祔也同壟而異壙則并有隔壙者矣

改葬

中庸武王未受命追王太王王季疏云武王追王周公

又改葬以王禮按左傳隱公元年冬十月改葬惠公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故有闕是以改葬戰國策魏惠王死大雪太子不改葬期惠施謂太子曰昔王季葬於禁山之尾藥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先王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出而張朝三日而後更葬則改葬起於文王也

呂氏春秋謂葬于滑山之尾初學記作崙山論衡作滑山

然古人改葬蓋出於不得

已鄭康成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韓昌黎亦謂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不備禮者敖繼公亦云或以向者之葬不能如禮如晉惠公於共世子之類是也後世以遷就風水輕動祖宗之體魄謬矣改葬在除喪後者其服總麻穀梁傳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喪服記

改葬服總戴德鄭康成皆謂服總者臣爲君子爲父事
妾爲夫及孫爲祖後者也然則主喪者僅服總非主喪
者則無服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
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旣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
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昌黎謂弔服加麻也

久而不葬

禮士庶人踰月而葬以次而上至七月止無久殯不葬
者喪服小記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此則有他故
必不得已者耳非若後世停柩之法也司徒文子問子
思曰喪服旣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
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昌黎所謂改葬與未葬異者

也此久而不葬之服制也

假葬

世俗有攢柩於所居之室遂以爲葬所者古人謂之假葬通典有假葬三年卽吉議郗詵母亡便於堂北壁外下棺三年卽吉衛瓘以其不應除服議之詵云此方下濕惟城中高故遂葬於所居之宅祭於所養之堂不知其不可也

亦見晉書

程榮三柳軒雜說胡楷買屋修理於夾

壁中得故攢堂一尸僵臥如生觸之則應手灰滅遂白

有司遷瘞之蓋卽古人假葬之制也

洗骨葬

詩俗愚民有火化其先人之骨者謂之火葬顧寧人已

詳言其凶慘然又有洗骨葬者江西廣信府一帶風俗
既葬二三年後輒啟棺洗骨使淨別貯瓦餅內埋之是
以爭風水者往往多盜骨之弊余友沈倬其宰上饒見
庫中有骨數十具皆盜葬成訟貯庫者按南史顧憲之
傳憲之爲衡陽內史其土俗人有病輒云先亡爲禍乃
開塚剖棺水洗枯骨名爲除祟則此俗由來久矣

神道

吳曾能改齋漫錄謂墓路稱神道自漢已然而引襄陽
耆舊傳光武立蘇嶺祠刻二石鹿夾神道又楊震碑首
題太尉楊公神道碑銘爲證張湜又引漢書高惠文功
臣表云威國侯李信成坐爲太常丞相侵神道爲隸臣

又霍光傳光夫人侈大其室制起三幽闕築神道謂此二事又在前は神道蓋起於西漢也

碑表

儀禮士婚禮入門當碑揖聘禮賓自碑內聽命又曰東西北上碑南禮記祭義牲入廟門麗牲于碑賈氏以爲宗廟皆有碑以識日景說文注又云宗廟碑以麗牲後人因於其上紀功德檀弓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注豐碑以大木爲之桓楹者形如大楹也喪大記君葬四綽二碑大夫葬二綽二碑凡封窆用綽去碑注樹碑于壙前以紼繞之用輓轡下棺也按此數說則古人宮寢墳墓皆植大木爲碑而其字從石者孫何云取其堅且

久也劉勰則謂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麀牲未勲
績後代自廟徂墳以石代金司馬溫公謂古人勲德多
勒銘鼎鐘藏之宗廟其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
來始作文褒讚功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此二說似謂
刻石之碑與下棺之碑無涉者然唐封演聞見記豐碑
本天子諸侯下棺之柱臣子或書君父勲伐於其上又
立於隧口故謂之神道古碑上往往有孔是貫綵索之
象孫宗鑑東臯雜錄周秦皆以碑懸棺或木或石旣葬
碑留壙中不復出矣後稍書姓名爵里於其上後漢遂
作文字李綽尚書故實亦云古碑皆有圓空蓋本墟墓
間物所以懸定者後人因就紀功德由是遂有碑表數